莊子通

沈一貫註

外篇

繕性第十六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繕音擅滑音骨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性自完足無待於學善學者學以率其性可矣若如俗學則矯揉之私智爾以是求復其初戕賊已甚去之不愈遠乎情本順施無待於思善思者思當其理可矣若如俗思則揣摩之私智爾以是求致其明放析已甚去之不愈遠乎故謂之蔽蒙之民繕

性於俗下郭本又有一俗字廣本無之余觀文勢宜無此字滑欲於俗一作滑欲於欲亦非

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

治平聲知音智夫音扶

古之治道者恬淡乎夷而神明自照謂之以恬養知又率性而生無用知有爲之迹謂之以知養恬

知與恬交相養是故無知而知知而不知無爲而爲爲而不爲大用顯著而本體不虧無所忤無所於逆和之至也一之精通合於天倫理之至也和理出於其性矣和故謂之德理故謂之道道德之名於是乎出德則際天蟠地化育萬物故謂之仁道則四達並流揆而生時於心故謂之義義則心見於外而物來附之則有忠實之名中心純實而反其自得之情則有樂之名信行於容體之間而順乎自然之節文則有禮之名夫此曰仁曰義曰忠曰樂曰禮云者皆從道德中來雖本降而爲

末而不濕於末故足尚也世俗之所謂禮樂者則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華藻之具荒淫之器而與和理不相干此則禮樂之芻狗爾故天下從此亂矣彼羣生者莫不各正其性命而自蒙已德不必以此而冐彼也必爲德以冐之使人各棄已而從於我安得不失其性哉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爲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爲天下是故順

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君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爲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混昏上聲戲義同澆音驕以行下孟反知音智喪息浪反下同

在昔三皇以來玄古無號之君在混沌芒昧之中

與一世同其澹漠當是時也安所用其知哉此之謂至一至燧人伏羲不能無爲始取天下而爲之矣故天下以爲順帝之則而不復與道一矣至神農黃帝又取天下而爲之矣故天下僅僅不危爾而去順又遠矣又至唐虞取天下而爲之不務其源而與其流離析道之名而稱其善某善險敗德之名而稱其行某行然後去其眞朴之性而從事於有覺之心心與心識謀慮競起而知不足以定之然後多爲之容飾廣爲之文章增爲之簡業煩爲之制度所謂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於是衣[illegible]

埋湮而心靈蟄溺使天下貿貿惑亂而無以友其性情之初於是道與世始兩相失而不附道自道不可用於世世自世不復由夫道故世指道爲方外而道詆世爲俗塵戛戛乎不入也若是則聖人雖游於朝市而無所用之與山林何以異哉故曰其德隱矣惟德隱於世而至人之名亦顯若玄古以前舉世皆至人也誰稱至人者哉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見音現知音智下同

承上文遂論隱古所謂隱士者非謂隱其身也非謂隱其言與知也適與時命相左而無由與其道於天下故稱隱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歸太一之途而混然大同登斯世於羲燧之前矣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藏其本寧定其性而待時之至然後行雖在市朝人孰窺其際哉此至人之所以游於人間世而存身之道也

古之存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爲哉道固不小行

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

樂全之謂得志樂音洛下同

承上文因論存身古之存身者不以浮華辯言而顯飾其知慧知自知爾何用昭昭然示人哉飾知則外將以繁多之迹毒天下而内亦累其道德之和故不爲也第危然獨居其所而反其性眞已矣夫何爲哉盖飾知者棄大而從於小者也大道蕩蕩而不小行至德巍巍而不小識小識小行虧損道德之由也是故至人不務務正已而已矣正已者自得而已矣自得者樂全而已矣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儻吐黨反圉音雨爲音位

因上文論得志古之人不爲軒冕所榮而縱欲敗度不爲窮約所窘而兢俗求容其樂窮約與樂軒冕同若以寄去而不樂則其所謂樂軒冕者樂荒

淫而已矣非自得之樂也故曰喪已於物而失其性於俗學俗思之務者謂之倒置之民

秋水第十七　外篇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閒不辨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爲盡在已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爲莫已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涇音經涘音俟虛音墟

天秋多雨百谷之水皆灌注於黃河通流盈滿兩涯之間遠不可辯牛與馬涇通也涘崖也涯際也渚洲也水中可居曰洲也河伯河神馮夷也旋回也洋海瀾也若海神也虛小空也篤困也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

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爲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爲名仲尼語之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泄音屑量音亮比音婢大音泰礨音

疊空音孔稊音蹄處上聲

尾閭泄海之所海水沃之即焦亦名沃焦疊空蟻穴也稊草似稗而米甚細號物之數謂之萬物不止萬而名物則云萬也卒衆也九州穀實之所養舟車之所載其人卒不知幾億萬而斯人處其一也盖天地之中有四海四海之中有中國中國之中有萬物萬物之中有人人之中有我至微細矣取而譬之如大澤之中有疊空疊空之中有大倉太倉之中有稊米稊米之中有馬馬之中有豪末也而五帝之所揖讓三王之所征伐仁人任士之

所憂然不出此豪末中矣伯夷辭此豪末以爲名仲尼語此豪末以爲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之多

秋水平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

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分去聲大知音智曏音向掇專劣反說音悅

河伯曰據子所言則天地大豪末小矣以此定大小之名可乎北海若曰不可失物之器量無窮隨其所受之多寡而不見其盈溢物之時運無止隨其所遇之久暫而不見其斷際物之地位無常隨其所寓之貴賤而不見其定在物之終始無端隨其所變之生死而不見其新故是故大知之士觀遠察近則知小不為寡稱情即為足大不為多

取適不在有餘知量之無窮也證今明古則知萬古即一日不必厭其久活一日即萬古亦不条夭長生知時之無止也察乎盈虛則知得亦儻然不足以爲欣失亦儻然不足以爲戚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則知生非吾生新吾即故吾死非吾死故吾即新吾知終始之無故也計人之所知於萬億無數物中無一二爾計人之生時於萬億無數刼中無須臾爾而欲持此至小窮彼至大故精搖意喪卒不可得然則豪末果可以定至細而天地果可以窮至大乎安知不有細於豪末而大於天

地者哉。

河伯曰。世之議者皆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垺音孚

河伯曰。毫末不足以定至細之倪。則世謂至精無形可以定至細之倪否。天地不足以窮至大之域

則世謂至大不可圍可以窮至大之域否是信實乎北海若曰人之目力有所極而不能入無窮也從大視大庶幾可盡從細視大則目力幾何而能盡其宏遠之勢如蠡測海是也從細視細庶幾可明從大視細則目力粗略而不能精審分明如鵬視下是也精之爲言言乎其小之小也埒之爲言言乎其大之大也此猶與質而可辨何則未離於有境而非無義故也若夫無形則雖窮天下之數不能復分矣不可圍則雖窮天下之數不可復加矣此則不以形勢言而但以名數言不以目力得

而但以心意致若可以盡其形容矣顧人之言說亦有所極而不能入無窮可以言說得者猶物之粗法也人之心意亦有所極而不能入無窮可以心意得者猶物之精法也不離於法猶不足以盡至精至大之說也至於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致神口無所開其喙靈照無所庸其光若此者然後不可以精粗論直無而已無極之外復無極無盡之外復無盡而不知無極無盡也然後可以盡無形與不可圍之說也此物情也此道體也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

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汙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爲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爲勸戮恥不足以爲辱知是非之不可爲分細大之不可爲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已約分之至也行下孟反下同爲利去聲辟音僻約分去聲

大人知道無不在在即非道故應迹無常而不離於宗量等乾坤何所不愛而亦未嘗以仁愛自多無不仁亦無仁也高尚其事未嘗爲利又混同榮辱雖守門隸而不自以爲賤無不潔亦無潔也寡欲知足豈爭貨利而亦不以辭讓爲多無不讓無

讓也適可而止不借人以與功不多食人之力而亦不避貪汙之名無不廉無廉也不染世塵皎皎與俗殊矣而又和光同塵不多辟異無不異無異也爲在從衆未嘗專巳而又自然正直非賤佞謟無不可無可也世之爵禄不足以爲勸世之戮辱不可以爲阻不可得而榮不可得而辱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爲行如此盖知是非之不可分細大之不可倪混然齊同而無迹可尋也故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巳盖無是非細大之分而約之以至於極惟極乎無形與不可圍故然也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昔者堯舜讓

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此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爲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盖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簒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惡寺

烏下同以差差數义慈反功分音憤操平數音戕
王去聲之行下孟反姓音生舍之一段

河伯曰如汝所言是非不可分小大不可窺則無貴賤小大矣然滿目前無非貴賤無非小大此貴賤小大爲在物之内乎爲在物之外乎從何處定

北海若曰以道眼觀物物無貴賤貴賤一也天之生賤與其生貴同道之寄賤與其寄貴同無定也以物情觀物莫不以在已者爲貴以在人者爲賤亦無定也以俗趣觀物時貴時賤如市價之低昂不由驅儈不爾又物貴物賤如名利之榮辱不由人情不爾此亦無定也以品級觀之則無大小之

可言因人所欲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人所
欲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如豪末本小謂與丘
山同大亦得以性足故天地本大謂與稊米同小
亦得以性無餘故本無定也以積業觀之則無有
無之可言因人所欲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
人所欲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如東西相反本
無功也然非東無以形西非西無以形東謂之有
功亦可故曰功分定實無定也以好尚觀之則無
是非之可言因人之所是而是之則萬物莫不是
因人之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如堯以堯爲

是桀爲非桀以桀爲是堯爲非知堯桀之自是而相非可見萬物情趣皆如此亦無定也故均一讓而或帝或絶均一爭而或王或滅吾安知爭者是而讓者非乎讓者是而爭者非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貴其貴各賤其賤存乎其時不可定也譬梁麗工於衝城而拙於窒穴騏驥長於千里而拙於捕鼠鴟鵂能於夜而不能於晝無定也若從是而違非從治而違亂猶從天而違地從陰而違陽皆滯色相狥人我之見與道不相應故曰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
奈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
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
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
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
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
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
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
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

化趍舍音取捨行下孟反參初林反差初宜反畛音軫

河伯曰如汝所言則貴賤旣無門小大旣無家是非治亂咸無定矣我之辭受趍舍必有所出不能兩行也終當柰何北海若曰以道觀之本無貴賤貴賤之名從反覆尋衍而得子毋拘執一定妄加貴賤於其間令與虛通大道蹇塞而不夷也本無多少多少之名從代謝施用而起子毋拘執一定妄加多少於其間令與變化之道參差而不齊也必如國君之無私德若神明之無私福若天地四方之無窮域兼懷萬物無私嫗翼是謂無方之大

德萬物之理一也初無短長大道無終始也而物
則有死生死生者無窮之一變爾非終始也成之
與毀相爲對待子毋恃其成一虛一滿惟其化之
所之而不守其一形年有壽夭時有延促其來不
可舉而令之去其去不可止而令之住消息盈虛
終則有始循理直前無勞措意是所以語大義之
方論萬物之理也萬物之變流動無常安而待之
必將自化何勞措意於其間哉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
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已至德

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行下孟反蹢音擲躅音濁落絡同

河伯曰道之所貴於天下者為其為萬物極也如子之言直任物耳道於是乎失其操矣然則何貴於道而尊之邪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

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遇物之來不着不滯應而無迹過而弗有必不以外物而害已之直故至德者游於物而物不能傷非謂其迫之也迫水必溺迫火必焚迫寒暑必害迫禽獸必賊豈有幸哉言察乎安危定乎禍福謹乎去就而莫使其能害已也此不着不滯之效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天者人之本然率性而有者也故在內人者人之不得不然因感而用者也故在外所謂德者謂其得夫天也非謂其得夫人也非不得夫人奉天而行之於人也故知天人之行者本乎天得乎德蹢躅

而不可定屈伸而不可常是故可以反大道之[illegible]
而語眞常之極矣此所以貴大道也莊子曰何謂
天何謂人曰凡天生自然者謂之天人爲不自然
者謂之人如牛馬四足爲天絡馬首穿牛鼻爲人
顧穿絡雖在於人而可穿可絡不知其所以然而
然者亦謂之天因天命而施人事則可以人事而
滅天命不可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得此
則謂之德德者自得之謂非名爲得之謂也若以
得而徇名不謂之德矣既得其得謹守而勿失則
天命皆我是謂反其眞中庸開卷言天命之謂性

有人言孟子親受業於子思之門其解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此解天命二字甚顯審如此則與莊子所稱天命何異要之大義原不出此學者其諦思之以上秋水一篇總是一意反覆有矩度可誦又曰莊子此種議論其詳見於齊物論中大與吾儒不同吾儒言事事物物各有定理須好問好察而用其中所以說無適無莫又說義之與比故有精義之功不免於分別莊子則不然只要不着不滯無適無莫而已更不論義也論是發揮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一句所以[illegible]

性命宗不免語上而遺下然合於天道矣是曾點之流見其大者佛氏之學亦如此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趻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

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䠓
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惟我能也故以
衆小不勝爲大勝也爲大勝者惟聖人能之蚿音玄吟敕甚
反踔敕角反唾上臥反噴普悶反䠓音促折音哲蜚
飛同
憐者愛尚之名夔一足獸蚿百足蟲也夔以多足
企少足故憐蚿蚿以有足羨無足故憐蛇蛇以有
形企無形故憐風風以有行企不行故憐目目以
形用企神用故憐心天地萬物皆稟自然明闇有
無無勞企羨故而任之自合玄道倒置之徒妄心
希慕故舉夔等以明天機之妙理也跉踔跳[illegible]也

夔曰我以一足跳擲而行猶易無我如矣今子駈馳萬足豈不勞哉蚿曰不然夫唾而噴者實無心於大小而小大之迹自分或如珠或如霧散雜而下其數難舉天機也今我衆足乃天機之自張有同唾噴耳豈我能行之哉蚿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遲子無足而速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郭子玄曰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悅然無心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或者

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蕩其神器也蛇謂風曰予雖無足而行猶有象也子無象而鼓動無方何哉風曰予雖鼓動無方哉顧人以手指撝我我即不能折以足蹈踏我我亦不能折不能勝人也然其天機無所與爭也雖然時而颷起折大木飛大屋者惟我能也此以衆小不勝為大勝也譬達觀之士穢迹揚波混愚智於羣小之間泯是非於囂塵之內而亭毒蒼生造化區宇同二像之覆載等三光之照燭御六氣之正變遨飛龍於無窮所勝孰大哉非聖人其孰能之蓬蓬風聲

蹈蹴蹈也一作鰌爲藉蓋之義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匝子 令文

兕音兕語去聲知得知失音智父音甫兕音似難乃旦反處上聲

命非已制雖彼蒼亦豈能制命哉固有制之者吾無爲用心也安於命非中智以下事唯聖人能之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掖持頤蹶泥

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

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
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
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
辯是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
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
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
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
而走少去聲長上聲行下孟反知音智泚音苦與音余喙音諱隱音印大音太埳音坎鼃音蛙樂音
洛榦古旦反亦音韓甃側救反音縐跗音附還音旋虷音寒縶音執潦音老爲去聲知不音智下同竟音
境下同蚷音巨勝音升跐音此大音泰奭音釋解音蟹索所白反匐蒲北反呿音去

公孫龍徒以口舌勝人耳堅白同異六抵如天下篇惠子之術於道無一當者喙口也埳井淺井蛙蝦蟆幹井欄甃井中累塼跗脚跌還顧視虷井中赤蟲科斗蝦蟆子腋臂下頥口下縶拘商蚷馬蚿也呿開也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爲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濮音卜笥音似

陶隱居畫二犍牛以答詔一拘窘於鞭繩一優游於水草亦此意先焉謂宣其言也藏之以笥覆之以巾曰巾笥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相去聲鵷音宛

搜於國中索而逐之也練實竹實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鯈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鯈音條從音聽樂音洛

循其本反其初言也言多則失其本意必反其本而後得言之情汝之初不曰女不知魚之樂而曰女安知魚之樂是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也昔之知然者神告之矣今反為不神者求耶我之知魚

武知之此濠上耳天地萬物一氣潛通子非我而知我我非魚而知魚豈形骸之所能隔豈方類之所能礙觸目而理自流舉念而意自得矢口而言自冥矣子不必為我而後知我我豈待為魚而後知魚哉知之濠上猶言知之此處言不遠也詞鋒圓妙語絶意盡惠子可與微言辯壘旋破濠水名石絶水曰梁全謂全不知也李元卓曰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二之所同者同乎道凡森布於貌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逍遥無累物與我咸有焉惟契物我之知者不

斯知而知其妙此莊子所以知魚樂也若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爲魚之樂乎以是爲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周而後知乎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在我者蓋如也視死如生視富如貧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眞樂無非天和奚獨儵魚之樂也哉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爲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爲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爲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爲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爲形也亦遠矣烈士爲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

誠不善邪若以爲善矣不足活身以爲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爲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爲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爲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唯無爲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爲以之清地無爲以之寧故兩無爲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

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爲殖故曰天地無爲也而無不爲也人也孰能得無爲哉樂音洛篇内皆同處上聲惡烏路反惛音昏蹲音存誙音阬芒芴音荒忽下同

天下有至樂者無有哉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安逸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然求聲色臭味而不得則大憂以懼此更以其所樂者爲累矣富貴者多事而不得息壽者久憂而不得休列士徇善以殺其身此又以其所樂者爲累矣若是而果可謂之樂哉既謂之樂人宜懽忻鼓舞以往也吾觀世之爲富貴名壽者皆誙誙焉如趣死地而出於

不得已之狀然猶曰樂吾未信其爲樂也若我之所爲樂者則在無爲而俗又以爲苦也孰是孰非果何所定哉雖然天下無不以有爲殺身者而惟無爲足以活身無爲之爲至樂明矣天以無爲故淸地以無爲故寧天地以無爲合故恍惚變化而萬物生無爲者無不爲也可不謂至樂哉無爲者天地之道也人與天地遠矣其孰能無爲哉忠諫勿聽蹲循勿爭言不聽則勿瀆耳誙與硜同硜硜也職職繁殖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長丁丈反噭古弔反音叫

聞死慼槩人之常情莊子獨非人乎顧其觀化之心素熟回頭一轉哀心頓徹是以鼓盆而歌不失其常也鼓盆而歌非易悲為喜亦非假物遣累只

是不失其常而已李漢老因哭子而問大慧以為
不能忘情恐不近道大慧曰子死不哭是豺狼也
此莊子所謂惡能無累也蓋形氣之始恐本於無
雜乎芒芴之間有氣有形而情識愛樂因此焉出
親姻眷屬由此焉成然以宇宙大觀揆之則百年
須臾之寄耳惑者認以為實緣情生愛因愛生貪
滋長業緣生死纏縛害形損性一何愚哉真人痛
憫凡迷方便開喻謂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須以毒眼覷破使無一毫障礙青天白日萬古靈
靈何容哀愛喜於其間乎列子載魏有東門吳者其

子死而不哭人問其故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與向無子同吾何憂焉亦得此意矣旦室指天地嗷呌同呼也人子之於父母如上世不葬其親親死則舉而委諸壑當時不以爲不孝念不及於葬埋也故曰黃帝之時民有親死不哭而人不非者然至於其顙有泚則直性之發必不容已雖於他人之父母亦然而况已之父母乎故曰是其始也惡能無慨是天理人情之至必不容已者也孟子之所以命夷之者正在此處作大機關輕輕一轉雖方外之士亦云仙人是忠孝人做將

子若無此兩句此神鬼之所所必誅天地之所不載者何以為莊子其下所云燕浮游於萬物之祖以大父母之命厭人兒女子之心似大義滅親一般道理直當如此有人讀此書謂莊子多了此兩句好漢只宜一刀兩段如龍女獻珠何用擬議愚却以為不然如此人說正是吳起母死不奔喪殺妻求將手段惡稱大道故道在幾微毫髮之間差不得此小儒者謂之時中莊子謂之變化不直死殺一向做莊子所以發無情之論者只為世人情多故諄諄若一向無情便亂道且此無情之論亦無

奇特庄家老子都會說死是死的頭路活是活的頭路終不成大家哭死了此是口頭言語沒人毀謗却致疑於莊子之言是何見解有人臨生死際握兒女妻妾手悲啼不已人必以爲不達彼其兒女妻妾漠然無徬徨悲踊之意人又以爲非人此處看得道理正在天理人情之間差不得毫釐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

我我又何惡焉滑音骨虛墟同肘音帚蹷音貴惡烏路反

黃帝之所休謂嘗休息於此柳生肘附怪徵也死兆也然吾方觀物之化而化今及我即死何慽焉化而盡巳矣郭子玄曰斯皆先示有情然後尋至理以遣之若云我無情故無憂則夫有情者遂自絕於曠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楊大年好禪有八角磨盤之說後爲內召矢旨便溺俱下朱子譏其八角磨盤果安在哉止可笑他學力不濟不可謂八角磨盤非也學力到濟甚難曾子啓手足尚說戰戰兢兢今而後方免此聖賢不欺語滑

介叔柳生左肘意歷歷然惡之亦是人情只是道

人一撥便轉不撥無何亦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捶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爲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爲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爲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

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爲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乎○髑髏音獨樓髐苦堯反撽苦弔反遺音位枕去聲見音現從音縱矉音頻頞音遏復扶又反

人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則吾何患人死則不待衣以爲寒不待食以爲饑徒有空知存如日月之在天地間何資物哉無資則無患南面王樂何以過此今請以小喻大有虜中逃囘者悔其始之逃而更欲亡之虜中人問曰復汝

妻子父母閭里知識而更欲亡之虜何也對曰虜中文法寬疎但有射獵馳驟已矣今吾還中國而征輸求索之繁仰事俯育之累四集於我我何以爲生以是思虜中樂耳然則髑髏之不願復生也其意豈異是哉故曰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此論與佛氏輪廻之說異至理自當如是若佛氏輪廻眞是粘皮帶骨之論未足信也莊佛不同處在此髑髏白骨有枯形也撽旁擊也捶馬杖

也從縱同

顏回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爲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黄帝堯舜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内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死且女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爲樂具大牢以爲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虵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爲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女音汝下同綆格猛反御音迓五駕反迎也臠里轉反壇本作壇音但水沙也食音嗣鰌音秋鰷音條行音杭委音猥虵音移譊音鐃還音旋處上聲好惡去聲

聖人因時變化不一其能與物委虵不同其事右

止於實不責非實之名義設於適不爲非義之義
故萬事條達而諸福總持道上古聖智之事於庸
主之前反求而不解其謂必且以爲誕罔罪不細
矣此則吾之不量未可盡訾其不聽也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予
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
有幾得水則爲𢇁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生於
陵屯則爲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烏足之根爲
蠐螬其葉爲蝴蝶蝴蝶胥也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其
狀若脫其名爲鴝掇鴝掇千日爲鳥其名爲乾餘骨

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斯彌爲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髑髏音獨樓攪音蹇養上聲種音家㡇古絕字今讀爲繼鼃音蛙蠙駢頻二音屯音豚鼃爲音昔鴝其俱反掇丁活反乹音干沫音末醯許兮反頤音移輅音路軦音況瞀音茂芮音睿蠸音權比音婢箰笋同

髑髏雖死彼自知其不死故列子曰惟予與彼知爾未嘗死未嘗生也養心憂不定貌詩云憂心養養言汝果死而憂乎予果生而樂乎一氣之在天地無所不之化爲蟲類不可勝計或以無情相生

或以有情相生或以無情生有情或以有情生無情或一形而數變或數形而一變或死而更生或以生而反死死而形生之主未嘗覺滅是以聖人知生非我生死非我死是造物者握爐鞴之機ゝ出不得不生機入不得不死也雖當其死而其靈炯不昧者存然則死者風火假合之形耳果可謂之死哉故雉之爲蜄雀之爲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蟨爲蛤荇苓爲蛆田鼠爲鴽腐草爲螢鼉之爲虎蛇之爲龍又若牛哀成虎楚嫗爲黿秦女爲石枝離爲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其爲變化亦何限乎

此一段分明即釋氏六道輪廻之說但輪廻從心性因緣上來此從形體因緣上來嘗觀三惡道中若趣學人急急要解脫若莊子言似皆出於自然不必廻避其說孰是蓋輪廻之說佛爲衆生說是出世法中之世間法也若發最上乘心者不必壞輪廻不必不壞輪廻身處汙泥中也是蓮花學人只管心地乾淨不必問他去處去處亦自主張不得所以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也又劉爲鑿今爲繼言萬物雖有朕兆得水土氣乃相繼而生也得水土之際言物[illegible]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

不見抄之可得如張緜在水中謂之鼃蠙之衣也

阜也物因水成而陸產生於陵屯則爲陵舃車前

草也陵舃得鬱棲則爲烏足鬱棲蟲名烏足草名

俗呼墨草烏髭方用之烏足之根爲蠐螬蝎也其

葉爲蝴蝶蛺蝶也亦名胥也一草而根葉異化也

蝴蝶化而爲蟲生於竈下得熱氣而化其狀初出

形絜若脫其名爲鴝句掇鴝掇千日化爲鳥曰乾餘

骨乾餘骨之日中汁爲蟲曰斯彌斯彌化爲食醯

若酒上蠛蠓也頤輅黃軦九猷皆蟲名蠸亦蟲名

一名守瓜一名忽鼠羊奚草名根似蕪菁青寧蟲

名羊奚與久竹比合而生也青寧形似刺蝟俗云敗竹園多刺蝟是也程豹之白者秦孝公時有馬生人盖五運六氣觸物感變難以致詰也

達生第十九　　外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爲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爲哉雖不足爲而不可不爲者其爲不免矣夫欲免爲形

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體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相去聲夫音扶幾平聲相去

養生者必務養形養形者必務爲世故多累多累而何生之能養可謂不違矣達生之情者衣取蔽形食取充虛世間剩餘之物生之所無以爲者也不務也如其達命之情則又知生之必死死之必生死於此又生於彼循環不窮此理之常而苟竊

竊焉必欲留而生遂此知之所無奈何者也不務也今夫養形必先之物然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然形不離而生已亡者有之矣然則聚物以養形豈非生之所無以爲者乎豈知生之來非我所能却其去非我所能留知之所無奈何有命存焉而世人欲以養形存之不亦謬乎養形既不足以存生又何必僕僕焉爲世人之累而務生之所無以爲也不足爲而以爲不可不爲者正不免爲形役耳如欲免爲形役莫如棄事而遺生棄事而遺生則無塵勞之累無塵勞之

是則其心坦然平澹然正與造物遊而變化日新故累日去而新和日生幾於道矣夫事何以當棄生何以當遺也棄事則四體寧謐而形不勞遺生則真純內完而精不虧若是則形全精復與天爲一矣蓋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絪緼妙合則成有生之體分散變化又成他生之始真人形全精復與彼更生則聚散由我不由造化去來倏然出有入無是謂能移矣豈特能移而已乎精而又精皇天且將賴以爲助挖陰陶陽滌日月之光而斡宇宙之機可也不但能移其一身而已也由此言

之養形不如遺生遺生則生自我存而命亦自我立矣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居予語汝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句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

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知音智胷音凶遻語去聲遠去聲物焉音烟郤同隙遻音悟慴音輒

不離不濟曰純天地之運萬物之變有情無情不離乎氣至人全得純氣磅礴鬱烈故隱顯惟意而無所不可非智巧果敢之例也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均是物類奚相懸不過尋丈間耳誰稱至乎若夫不色不形者造形色者也無變無化者化

萬物者也惟先是色者爲能始物於不形而終物於無所化此元氣也得是而窮之者物安得而制焉故當獨往獨來秉正御變宅心於不淫之度藏身乎無端之所游於萬物終始出入之門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於太上始物之境其天守完全而神無間隙矣物奚自而入焉彼得全於酒者猶忤物而不慴況得全於天者乎孟子言養氣在乎集義從心性上用工夫莊列言養氣在於窮元氣之初從天命上用工夫此世出世間之別先是色而已上下似有脫誤李元卓曰天下一車爾託

而乘其上者內閉知見之營營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受萬態俱入猶醒者之視車覆得無傷乎雖然探形之始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萬物與我爲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閉人而天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體者天均也行而無跡是謂天游動而無眕是謂天機無憂者天樂無美者天和相天而無助也事天而無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

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眞鏌音莫忮音至幾音機干將鏌鋣與讐為用然報讐者報其人而未嘗報其器不之折也飄落之瓦至於中人雖有忮心者亦莫之怨也皆以其無心故爾執此道以御世而天下平均矣開天之天者以性遇物其究至於德生開人之天者以情遇物其究至於賊生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是也故不

厭其天而固守其初不忽於人而無動於欲雖在凡民亦幾乎至人之道矣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橛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痀音駒僂音縷蜩音條掇丁活反累音誄錙音之銖音殊處上聲橛音掘木段也株音朱橛株拘言若橛株之拘糾

也

以五六月之巧累丸至於二三五而不墜處身執臂若株若槁而不動心惟蜩翼之知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不以與易用志不分如此與神何異古語云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在專心致志而已矣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操七曹反下章同數音朔覆音福下同惡音烏殙音昏

數習也善游者心與水忘加以數習之功而舟可操也若夫善沒者未嘗見舟而即能操之無待數習而自能蓋沒人視淵若陵視舟之覆於淵猶車之却於坂覆却雖多而不以經懷自知無死地其忘水文有大焉者故無所遇而不閑暇何難於操舟大抵所要愈重則所矜愈深而心愈惛欲養生

全內者惟窮理達命雖萬死而有不死者存無所矜重而一出於閑暇可矣以物賭射曰注意所主也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

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夫畏塗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胥市軫反拔蒲末反單音戍單音善縣音玄畏塗險道也知音智

鞭其後策其所不及也守一方之事而不及於會通之適皆不鞭其後者也藏既內矣而又入之此過入也陽既外矣而又出之此過出也若槁木之

無心、而惟中是立、則名極而實當也、夫畏途十殺一爾、便大畏之、至於飲食男女之害、動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也、人莫躓於山而躓於垤、得非以山爲戒而垤爲不足畏乎、火烈、人望而畏之、則避者衆、水弱、人狎而近之、則溺者衆、所謂不鞭其後者也、是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日夜兢兢而後可、此聖人所以有座右之銘也、拔當作帗、全羽也、首拂、箏帚也、薄、簾也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

則汝爲之乎爲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爲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楯之上聚僂之中則爲之爲彘謀則去之自爲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筴音策豕欄也說音稅惡去聲犕音悲齊音齋藉音謝沉苦紛反俎音阻爲彘音位下自爲爲彘同食音嗣錯音措腞音篆楯音尹上聲僂音呂

昔人有欲觀加九錫者願減年而就死人心之下齊如此不大可笑耶腞楯也聚僂謂殯於菆塗蔞翣也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詒爲病數日不出齊士

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心則爲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蠪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爲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

不知病之去也誒詒音哀臺[illegible]音[illegible]滀音[illegible]上上聲忘去聲沈俗作沉水汙泥履神名髻音結竈神着赤衣狀如美女倍音裴鮭音蛙蠪音龍倍阿神名鮭蠪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泆音逸泆陽豹頭馬尾罔象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峷音莘狀如狗有角文身五采夔音葵狀如鼓而一足方皇音傍徨狀如蛇兩頭五采文委音猥蛇音移惡烏路反辴嗔上聲大笑貌

見鬼則以為祟言覇則以為祥喜勝而憂忘憂忘而病去以妄止妄尚能收效而況以真滅妄者乎

褚玄英曰桓公因疑而致疾則藥不能痊告敖以妄而止妄遂不藥而效則知鬼之有無由心之起滅而心有好惡又人之忘情也忘情去則好惡得其真本心明則起滅不由彼今人之逐妄喪真皆

見鬼而成疾者也告敖之言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斯治病之良劑歟盖戲尾出而心痛除兮影去而疑病愈信能澄心滌覽虛白內融一塵莫留萬境莫撓則鬼何由而見病何由而入哉誒詒氣逆之病皇氏告敖名忿滀滿聚也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渻音醒所景反爲去聲憍音驕景音影幾平聲

虛憍恃氣軒昂夸大無實而自矜也聞響而動見影而起心猶爲物所移也疾視而盛氣神王氣堅而若不忘欲奮之意然形則不動矣至於雞鳴不變彼命敵而我不應灰心槁形忘勝忘負此非古之不爭而善勝者乎雞巳乎列子作雞可鬬巳乎憍高也仰頭也昔南唐求緩師遣徐鉉來宋以鉉善辯求一當之者不可得太祖曰吾得之矣臨期擇一木訥武人充館伴使凡鉉有言皆不答第唯唯耳鉉爲之輟談夫此乃假木雞也而猶爾况眞木雞乎。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竝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爲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縣音玄竝音傍蒲浪反長丁丈反汩胡忽反

磨翁而旋入者齊也回伏而涌出者汩也吾生於

呂梁之陵而安爲臣梁之人不復他遷於物此吾之故也長於水際而日與水游不思不勉內性安之故曰性也雖然吾能從水不知其所以能從水莫之爲而爲天實爲之故曰命也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

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
神者其是與〔鐻音據齊音齋同譽平聲朝音潮滑音骨見音現與平聲〕
郭子玄曰公朝若無故慕之心絕矣必取其材中
者不離其自然也盡因物之妙故疑鬼神所作耳
鐻樂器似夾鐘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
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
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
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見音現中音衆〕
御中規繩如織組文繡使之回旋如鉤百往百返

皆復故迹也馬力已竭而猶求焉故知必敗明神之不可勞也

工倕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倕音垂堯工人也稽音雞要腰同知音智

奇工倕任指之旋而蓋乎規矩蓋則畫與之合而不露也指物相得若化之自然不待心之稽考故其靈臺一而不拘礙吳道子畫佛像圓光一筆而就亦如此適安也會合也是非兩忘此中心之安適

也內境純一而無所變雖與事接而不知其所從此心與理會而無不安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初尚有適之情久則并與適忘也此之謂直適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原不遇歲事君不遇世賔於鄉里逐於州部則胡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今汝飾知以驚愚脩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

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
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閒仰天而
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爲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
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
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
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
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爲
具太牢以饗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
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
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

今休欵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若載鼷以車馬樂鴳以鐘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詑敕爲反偪符珍反難乃旦反寘音損惡音烏下同長上聲知音智跛彼我反說音悅爲音位樂音洛下同委音㷂蛇音移舊如字謂委蛇泥鰌也欵啓如字鼷音兮鴳音晏

忘其肝膽則五藏皆虛遺其耳目則六塵不入故彷徨塵外逍遥無爲率意自爲非恃而爲之也任其自長非宰而長之也海鳥之喻譏淺見不可語大道也欵空也啓開也如空之開所見小也